

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

陈国符
著

中国外丹黄白法考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

中国外丹黄白法考

陈国符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本书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出版

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

中国外丹黄白法考

陈国符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56 1/32 印张 14.25 插页 6 字数 305,000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

ISBN 7-5325-2336-5

B·287 定价: 23.80 元

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》

学术委员会

主 任 傅璇琮

副主任 徐蕪芳 袁行霈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邓绍基 田余庆

许逸民 李国章

余瀛鳌 周绍良

袁行霈 夏剑钦

徐蕪芳 萧欣桥

傅璇琮 傅熹年

楼宇烈 潘吉星

薛正兴



作者像

序

陈生玺

陈国符先生对《道藏》与道教全方位的深入研究，早已饮誉海内外。他是我国第一个阅读全部道藏的学者。1949年他出版的《道藏源流考》（中华书局），被认为是通向道藏王国的必读之书，经典性的著作。在这本书中，他清晰地理清了《道藏》的编纂、写作、刊布以及道教师徒的承传关系，所以凡是要研究道教的人，必须先读他的这部著作，才能步入道教研究的各个领域。1963年他又出版了增订版，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屡次被海外翻印，因而陈先生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上研究道教的大师，享有至高的学术声望。

所谓《道藏》，就是道教经典的总集，卷帙浩繁（《正统道藏》与《万历续道藏》共5486卷），内容庞杂，除包括宗教文献外，还有化学、医学、音乐、采矿、生物等内容，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儒、道、佛三家典籍鼎立中而三居其一。《道藏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炼丹术，所谓炼丹术就是古代的原始化学。陈国符先生对《道藏》研究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炼丹术的研究。炼丹术在道教中也称黄白术，黄指黄

金,白指白银,古代道士认为用一些贱金属和盐类可以炼成一种药用金银,服用后可以长生不老,成为神仙。因为是服食之物,故称之为外丹(相对内丹行气导引之术而言)。中国的炼丹术大约在唐代以后传至域外,在西方转化为炼金术,即用贱金属来制造黄金,企图发财致富。炼丹术无论是用做药物想长生不老,或者是制造假金银,都被实践证明是难以成功的,但它却积累了很多有益的化学反应。根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(Joseph Needham)的见解,整个化学的根源之一——炼丹术,是从中国传至西方的。所以炼丹术不仅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有密切的关系,而且对世界科学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。《中国外丹黄白法考》一书就是陈国符先生近些年来对道教炼丹术研究的结集。在这方面,他被国际同行公认居于领先地位。

陈国符,江苏常熟人,1914年生。193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。旋即留学德国,专攻纤维化学。1942年获德国达姆施塔特工科大学(Technischen Hochschule Darmstadt)博士学位。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德国政府准备与汪伪政府建交,陈国符非常怀念祖国,便提前办理了回国手续,博士论文答辩一结束,他便毅然踏上回国的旅程。由于经济拮据,他把大部分书籍和物品留给房东,只带了一只装着随身衣服的小皮箱离开德国。途经土耳其的安卡拉时,身边已无分文,由安卡拉的中国使馆给了他二百美元,才回到了当时的中国大后方昆明,在西南联合大学化工系任副教授,转年即任教授,年仅二十八岁,是当时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。在西南联大任教时,他便开始系统研读《道藏》。因为1937年他在浙江大学学习时,曾经翻译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达维(Tenney L.

Davis)教授的一篇《中国炼丹术》(刊于《化学杂志》1937年)的文章,他到德国以后,达维教授便主动与他联系,要求他将《道藏》中的《丹经要诀》翻译成了英文。所以陈先生到西南联大任教后,即利用课余时间,在龙泉镇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悉心翻阅《道藏》,半周在昆明市内教学,半周住在龙泉镇。大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,将《道藏》通读了一遍。《道藏源流考》的主要部分手稿就是在这时完成的。1945年抗战胜利,1946年联大解散。他到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(简任技正),工作清闲,他便到金陵大学图书馆、国学图书馆、泽存书库翻阅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文集和道教名山志、宫观志。并且亲自赴龙虎山、茅山、当涂、武进、常熟、上海、北京等地实地考察,寻访道士,收集了大量有关《道藏》的历史资料。1949年他便出版了这部研究道教文献的开山之作《道藏源流考》,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亲为作序。他在资源委员会任职期间,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,1948年应北京大学工学院马大猷院长的邀请北上,任北京大学化工系教授和系主任,兼任理学院化学系教授。1952年院系调整,他被调往新成立的天津大学化工系任教授,创办造纸专业,第一次在中国开设了纤维化学课,是1956年天津大学第一批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之一。在这期间,陈国符先生的主要工作是从事纤维化学的教学和科研,并出版了《植物纤维化学》(轻工业出版社1961年)、高校教材等书,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。但他仍然抽出一些空余时间研读《道藏》,先后写成了《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》、《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》、《道乐考略稿》、《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》等文,1958年应中华书局之请,刊入《道教源流考》增订版内(1963年出版),从而开拓了道教研究的新领域——黄白术和道教音乐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陈国符先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，他多年研究《道藏》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和资料，被付诸劫火，他本人也多次遭受批判。但他在被解除“审查”之后，又继续研究道教外丹黄白术。这是《道藏》中极为神秘的一部分，道士炼丹怕被外人知晓，炼丹的术语、方法、所用金石草木药的名称都极其秘密隐讳，故意将其真名隐去而托以假名，局外人根本无法读懂。要想弄清外丹黄白术所用药物及其化学反应，必须先考明这些术语、药物隐名的真实含义。其次炼丹术的丹经丹诀，本来为道士根据自己的炼丹经验所撰，但他们却诡称为从天而降的神仙所授，所以还必须弄清楚这些丹经丹诀出现的朝代及其所用名称的演变。这是两个极端困难的问题，既无前人研究成果，又无研究先例可循。陈国符先生利用自己广博的知识和文史与理工兼通的特点，以清初以来的考证大师为典范，刻苦钻研，开创了自己的研究方法。在考明词义方面：“综合中有分析，分析中有综合，先考明六、七个常用词谊”，然后深入进去，触类旁通，一个一个地解决。他共考明炼丹术语、词谊 319 项，其中包括炼丹仪器的使用和准确的化学反应。关于丹经丹诀的出世朝代前人多是用推测和估计的方法，陈国符先生除使用道书目、道书引用书目、历代艺文志、宋代书目外，又用历代地理志、历代韵谱，根据地理区划的沿革和历代用韵的不同，考明了四十余种丹经丹诀的出世朝代，一扫炼丹术研究中的迷雾和障碍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，依次撰成《中国外丹黄白法词谊考录》、《中国外丹黄白经诀出世朝代考》、《石药尔雅补与注》、《草木药隐名录》四篇论文，共十六万字。1979 年 9 月（3—9 日）应邀参加了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世界第三次道教国际学术会议，以《道教与中国自然科学之相互关系》为总题

目,发表四篇论文,并且宣读了四篇论文的英文提要,在会议上引起了很大震动。

在此之前,世界各国研究道教与中国化学史的学者,都非常关注陈国符的研究。在“文革”期间,国内宗教研究是个禁区,国外对道教和炼丹术的研究却方兴未艾。1973年在日本长崎举行了第二届世界道教国际学术研讨会,曾经邀请陈国符先生参加。美国学术团体会议主席伯克哈代(F. Burkhardt)两次(1971年9月3日和1972年3月2日)致函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要求陈国符参加会议而未获结果。事后,该会的组织者不无遗憾地说:“对于一个空位必须说一句话,道教是中国的,但是到会的并没有高资历的中国学者,用时两年以邀请陈国符,此努力证明是不成功的。这对于赞助者与到会者是多么的惋惜啊!”〔《中国宗教论文集》导言,索安(Anna Seidel)编,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〕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,1979年9月他才能够参加第三届世界道教会议。会议的组织者之一、欧洲科学基金道教研究计划的领导者巴黎大学高等研究院施博尔(K. M. Schipper)教授曾致函说:“我确信你的存在,对于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很重要的,并确信这将改进科学史园地内诸位学者的相互了解。”(1979年8月2日致陈国符的信)美国宾州大学中国文化与中国科技史的教授席文(Sivin)说:“在此世界中任何外丹黄白术的学者都认为你以往的著作是经典的,我们等待你新著的出现。”(1978年2月6日来信)“我愉快地听到您将出席在这年9月在瑞士的道教研究国际会议,我们将最后可以会见,在那里您将是年长的高权威的学者。”(1979年6月9日来信)瑞士苏黎克(Zurich)大学东亚研究室何曼(R. Homonn)博士也以该委员会的名义致函说:“您

作为道教领域的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，假使您能够参加这次会议，这将是我们的最大荣誉。”（1978年10月来信）

在会议期间陈国符受到了极大的尊敬，施博尔称他为老师，会后并被邀请到巴黎做三周的指导研究。随后又致函说：“你的学术参与与重大的贡献使这次会议成功，我以第三届国际道教研究会的名义表示非常感谢。”（1979年10月5日来信）回国之后，陈先生对这四篇文章进行了多次修改与补充，并撰写了《词源考释例》和《黄白术经诀研究法》、《词源待考篇》等，构成了《中国外丹黄白法考》这部巨著。对此他自己曾说：“自中国古代原始自然科学而论，外丹黄白法为大事，但自道藏研究而论，此非要事。余最初不预备为此花如此多之时间。而现在花时多年，非始料所及。”我们相信这部著作的出版将大大推动国内外道教和黄白术的研究，无疑将成为这一领域内的一块丰碑。

我和陈国符先生相识始于六十年代，当时我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，他经常来查阅《道藏》和有关资料，他是天津大学教授，借阅南开大学的图书资料要有一定的手续，我作为一个图书管理人员和晚辈后学，尽量给予方便。不久我就从一本介绍资料中得知，陈先生被称为我国三大宗教研究家之一（佛教研究家汤用彤、回教研究家马坚、道教研究家陈国符），对他非常尊敬。“文革”后期，他准备应邀参加学术会议，急于查找一些资料，当时正值地震之后，图书馆无法正常开门，又兼极“左”思潮的干扰，许多古籍线装书被视为封建糟粕和毒草而不许借阅。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帮助他解决。1978年底我离开图书馆回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工作，1980年先师郑天挺先生主持召开了第一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，他应邀

向会议提交了《明代道教音乐考稿》的论文，我在会务组管理有关论文事宜，从此我和他进一步熟悉了。后来我们过从日密，我经常往谒先生，他有时也不惜以七十多岁高龄甘爬三层乃至五层楼梯到我家里来。他多次向我谈到他研究道藏的缘由和情况：他的父亲极端开明，是北京京师大学堂（北京大学前身）理科一班出身，数学很好，母亲是个治家能手，家道比较富裕，藏书很多，年轻时经常翻阅父亲的藏书，有时一看一整天，父亲也不干预。由此他对文史极为喜好，在中学时期曾经读过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著作，对他产生很大影响。他少年时经常去看道士做法事，道教音乐非常好听，江南道教音乐并不比巴赫、亨德尔等欧洲巴洛克时期的宗教音乐逊色，甚至更好。大学毕业后他留学德国，德国的学风很严，导师对学生的要求特别严格，造就了他严格的科学治学方法。他多次讲，研究《道藏》，必须对《道藏》有全面的了解，有一个总概念，才不至于犯大错误。说他1940年在西南联大研究《道藏》时，对五千多卷《道藏》集中精力，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，很快就理出了两条线：一条横线是道藏内容的分类三洞四辅及其传授；一条纵线是历代道书的修纂和成书的过程。这两条线就构成他《道藏源流考》一书的主要框架。他还说科学研究主要在于创造，还要善于思考。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能力，主要看他是否有创造力。要攻克一个科学堡垒，首先要创造自己的研究法。他研究道教外丹黄白术时，就是先创造了研究法，他说把这个研究法公之于众后，谁都可以根据这个研究法进行研究。遵学名流的这些宝贵经验，定会对研究道藏者大有裨益。我是研究明清史的，得与先生交往，亲承警咳，春风煦物，受益良多。1988年他将《中国外丹黄白法考》的书稿寄往上海某出版社，由于迟迟未

获结果,中间辗转多次,最后由我经手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。他说自己年纪大了,剩下的时间不多,要赶快做完一些必要的研究工作,例如道教音乐、道教建筑、丘处机与全真派道教等。为此他经常夜以继日,由于劳累过度,于1990年10月生病住院,1991年6月出院后在家疗养。鉴于年事已高,记忆力衰退,无法自己撰写一篇详尽完整的序言,便嘱托我酌情代为撰序,挚情雅意难却,不揣工拙,仅就自己所知写下这段文字,深知不免挂一漏万,未能准确地表达陈先生的学术和思想,不妥之处,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我坚信,这部巨著的出版是我国学术史上的重大实绩。我们为能有这样一位被世界同行公认居于领先地位的学者而自豪。祝愿他早日康复,颐养硕老耆英之身,继续指导道教领域的研究。

1996年12月20日写于南开大学

释 例

撰编既成，乃作凡例，以为读者导焉。

余于外丹黄白法经诀，初不甚了了，以所业故，日夕浸润于道藏丹经，耳熟而目详，于一般丹诀词谊，仿佛有所体会。积数载之功，案头所得经诀，几可成帙。于是，排比之，辨析之，考释之，又综合之。综合中有分析，分析中有综合，先用以考明六、七个词谊，然后逐步深入，浸浸然稍成规模。一九八四年间，始有意续简成编，以佐读者阅读，理解有关丹书经诀之用。

本编所辑词条，浩繁庞杂，不可以一般词书之法分条归类，只能以丹书成法及词谊类比为编合之体例。

有具体说明四十二条如左：

1. 本编合词谊考与词谊录而成之。
2. 词谊考：词谊难明者尽力考明之。
3. 词谊录：词谊于其他丹书中已有解释者则择要录入。但有时亦需稍作考证。
4. 不论词谊考或词谊录中各词，皆检阅一切或检抄一切用此词之诸句或诸段（此有多有少，多者大概百余条，少者二三条或仅一条），据此以详细考明词谊或择主要之诸句录入此文。在词谊考中，必需检抄一切用此词之诸句或诸段，再详细考明之。若仅检抄一部分之用此词之诸句或诸段，则考得之词

谊,为此词在此部分用此词之诸句或诸段中之词谊,如此考得之词谊,若以偏概全,即系错误。若所抄用此词之诸句或诸段不齐备,由此考得之谊不正确。故词谊考不能省事,而需求求正确并无错误。

5. 词谊考与词谊录共同分类排列。但分类不能清晰,仅能将同类诸词排列于近邻耳。

6. 又考明较常用词之开始使用时代,并其在不同时代之情况。

7. 此外,读外丹黄白经诀,需区别词、器、药,此三者不应混淆。此文中词、器、药并未混淆(注意:此词之谊与此全文所用词之谊不同)。

8. 一词一谊为一条,常用。

9. 一词数谊,则分为数条。例如匱之谊可为合子或为匱药,故分为:匱(合子)、内匱(合子)、内盒、外匱(合子)条。匱(药)、匱子、共匱(药)、外匱(药)、悬匱(药)条。

10. 一词数谊,或为一条。例如茆有三谊,为一条。此条中一谊另为一条,总共字数不多故也。

11. 数词同谊为一条,例如:节候、节度、制度、法度、方法条;重重安排、重重相间、层层铺盖、相间铺盖条;三使、三圣、四神、四灵、七宝、八神、八宝条。此中使、圣、宝、神、灵皆药也,故为一条。

12. 数词互相有关为一条。例如:胎、结胎、合胎、混胎、超凡胎入圣胎、脱胎条。

13. 自然汁、真汁、汁、水煎汁、烧灰淋汁、烧灰淋汁煎成霜条。汁、水;熔、溶、烹、销、化条。金属与其他固体之熔汁,与植物抽出物,二词不同谊,但同用词汁。此说明当时人不能分

别此二者。

14. 数词同类者为一条。例如：金鼎、银鼎、铜鼎、铁鼎、药金鼎（神鼎）条。

15. 若干条使用音韵字。例如粗、查、楂、滓条，其中据邢公畹教授（南开大学音韵学教授）之言，又甞、甑、塘、甑；甑、甑、甑、涕条。此外，又率率、粹粹条。

16. 以下甲类诸同谊词为一条，乙类诸同谊词为又一条。此甲乙二类诸同义词其义相反。此为斯文中仅有之例：

甲条：制伏、伏火、死、住、住得火、伏住火住鼎、不飞、拒火、炬火。

乙条：飞、升、腾、抽、飞走、飞上、不伏、飞流。

17. 此文中有于二十余条后，撰总说一条。此中述此诸条之总观念，并自汉代至宋代之发展。例如土釜、鼎、合子、匱合、神室、混沌、毬子总说条。

18. 若干条有附图。例如炉、丹炉条。

19. 若干条有计算并附图。例如养火法例 1、2 条。

20. 又例如鼎、鼎器条，即一词一条。但此条述鼎之发展。

21. 转一字一词一条。但其谊颇多变化，皆检得解释汇合以成此条。

22. 覆藉（荐），铺底盖头同谊词为一条，并考定前者向后者使用之过渡时期。

23. 汉代用治（去声志韵），细研令如粉也。隋（唐）起用乳（上声麌韵）。

24. 若干条附一词在不同情形下之使用。例如毬子、药毬子、药裹子、包子、外毬、附毬子固济条中，附毬子在不同情形下之使用。

25. 有关丹阳(药银之一种,即白铜)术者有三条。

26. 许多丹诀中用母词,但言明为何物者甚少。自此词之前后文可检得之。汇集以成母条。

27. 汇集紧诸段,则见外丹黄白法中,紧字皆用引申谊:紧磁石,谓其吸铁末之力强也。药紧,谓其药力强与药之效用高也。火慢至紧,紧,猛也。紧又作紧实解。又紧谓瓦松,牡蛎烂膏紧附于甘竭,不脱下也。虽此皆为引申谊,而有差异。《说文解字》段玉裁注未考此字之诸引申谊。

28. 调,龠也,音乐和调也。但此处,调之谊,皆为将液体与固体末调和均匀,此乃引申谊。他处未见。

29. 按《楞、角、棱(稜)》条,初唐有关后世所谓晶体之知识:即有八角者,有细小晶体者,有如四方木者。

30. 按隋(初唐)法,“批黄牛退汁”。按“批”“泼”双声同谊,故批,泼也。泼,弃水也,今吴语:浇水也。按退,《方言》:“缓也。”将黄牛入水煮得牛汁,煮久,则其汁浓,粘度高,因而浇之则流动缓,故名黄牛退汁。故考明其谊,需用音韵学与《方言》也。

31. 自用火诸条:微火、慢火、起火、放火、大火、猛火,可见外丹黄白师由于用火而多动手,多动脑,检察到许多用火条也。但不思到创制温度表,压力表。

32. 调理使熟。南方赤土,此中沙恶物(矿渣)宜用水炼法或飞淘法分离之,调和均匀,整理之使熟,刚柔合宜,如此使赤土塑性合适。常用塑料,系聚合而成之大分子化合物,而此处泥土亦需注重其塑性。

33. 以下数词,皆为隐名:昆仑头青、龙虎头、佛点头、癞头硝。